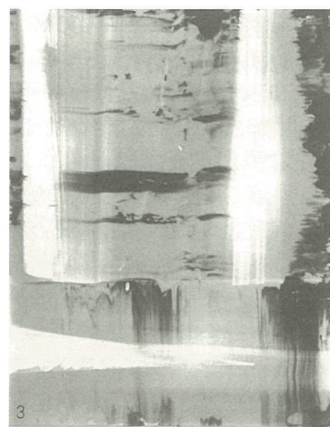




## German Artist Jürgen Meyer

### 德国画家约根·梅耶

◎毛保诠 Mao Baoquan



- 1、白色的影子 油画 约根·梅耶
- 2、雪 油画 约根·梅耶
- 3、红色与桔黄色 油画 约根·梅耶
- 4、银黑色1号 油画 约根·梅耶
- 5、花园 油画 约根·梅耶

现代艺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光怪陆离，实在是让人难懂，难怪常常招来人们的抱怨。然而对于人们不再了的现代艺术的存在价值，却存在着一种解释，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乃是一个已经异化了的世界，一个数字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活的个体正在失去自己的个性。而要保持人的个性，维护一个自然的世界，就只有依靠艺术的创新了。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只有艺术家，只有那些进行创新的艺术家，或许还能记得起来人类存在的真正价值：就是保持和拥有一种能力，一种创新的能力。这些艺术家们的典型特征就是遗世独立，站在尚是一片空白的画布前面，没有受到任何的委托，没有接到任何的

指示，也没有遇到任何的规则限制。他们肩负的唯一的使命就是不断创新。只有他们才能用艺术的方式向这个异化的世界宣战。而当创新的速度超过了人们接受的能力时，艺术自然就变得让人难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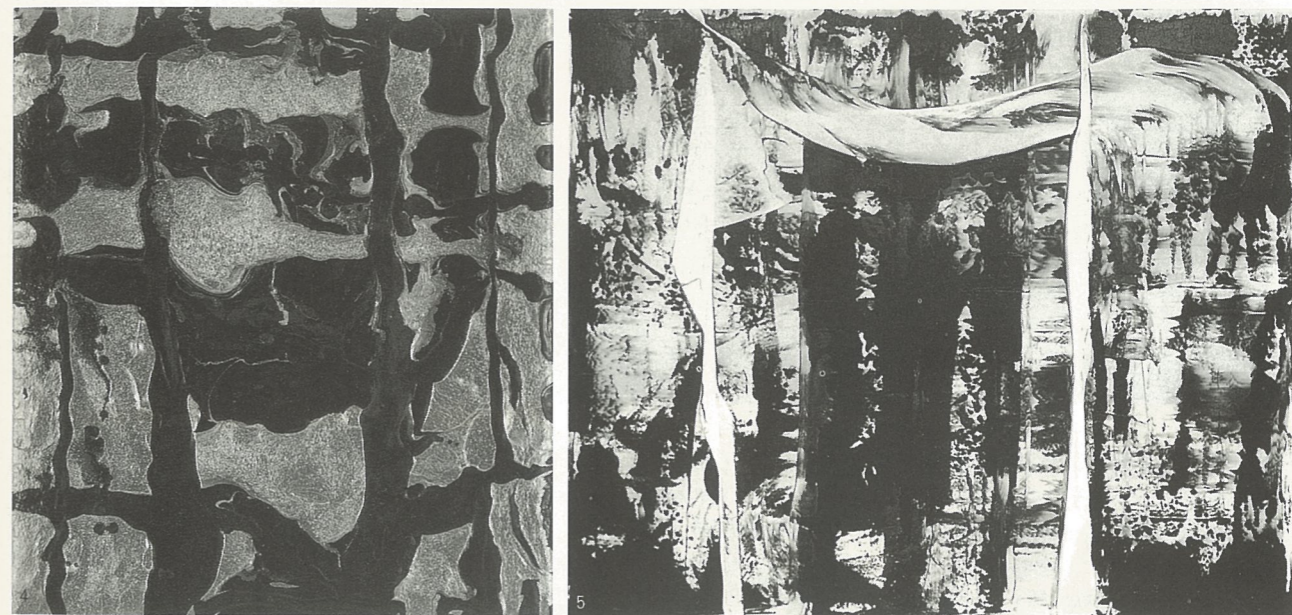
我们应该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一个艺术家如何通过自己的艺术创新来反对人类社会的“异化”和“数字化”。在德语中，画家一词表示的是粉刷匠。德国人因为贫穷的缘故，多半只能租房。根据法律的规定，他们退房时一定要把屋内的墙壁粉刷一新的。还是因为贫穷，德国人往往都是自己刷墙，所以他们大多是技法高超的抽象派画家——粉刷匠。只是他们互相模仿，追求一致，忘了在创作中发挥和表现自己的个性。

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异化，而他们的刷墙工作也就沦为一种数字化（机械化）的事情了。反过来那些喜欢偷偷摸摸地趁着夜幕的掩护在公共建筑物墙壁上糊涂乱抹的街头艺术家们就是向这个异化的世界宣战的人。只是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所以不值得提倡。我们还是要向名正言顺的艺术家们学习。

约根·梅耶，德国卡塞尔大学艺术学院绘画教授，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总是站在一片空白的画布前面，没有受到任何的

程实际上就是自我感受的过程，完全不受时代精神或是某种既定的观念的影响，彻底摒弃应物象形的努力。一句大白话，就是绝对的抽象。他的画作也因此升华为纯粹的绘画，颜色和在画作形成过程中的对颜色的处理成为了画的内容。就像画家描述的那样，画的形成来自作画过程中的眼的注视和手的感应。颜色在画布上移动的时候，这种贯彻始终的注视得以感受到那些紧张的时刻，并通过手抓住它们，关注它们，或是在笔走龙蛇中任其自流，从而导致新的、

的结构。于是画面或者因为涂层的厚重而出现近乎雕塑的感觉，或者任流动的颜色形成一个个小的孤岛。当用金属粉末调成的颜色被施于树脂涂层之上时，甚至于会出现化学反应。我们会感觉到画家这种创作手法所带来的随意而即时性的画面效果，而画面出现的不均衡也是让人很敏感的。一方面是有所考虑和设想，一方面是即兴发挥，在作画的过程中这两者交替出现，甚至于同时存在，直到有那么一刻，画家觉得画作完成了。不过这只是说，画家的工作完成



委托，没有接到任何的指示，也没有遇到任何的规则限制。并且他也没有片刻忘记自己作为一位艺术家所肩负的使命：创新，创新，不断创新。

创新，即独出心裁、不落古人的窠臼。这肯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试想一下，一旦让那些习惯于惟命是从、习惯于接受暗示的俗人真的自我做出选择、决定，甚至于骇世惊俗，不同凡响，该是多么难的事呀。而我们绝大多数人，无论是生活在什么社会中，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如果我们不甘心被异化，不愿失去个性，也就是立志当艺术家，正应该怀着崇敬的心情认真研究一下约根·梅耶的绘画艺术。

“我在注视着画作的形成，在注视中我让自己的画作形成。”这是画家自己的话。这句话对我们了解画家的创作手法是一个关键的提示：画家的创作过

不可预见的画面效果的出现。真正做到心手相应、眼手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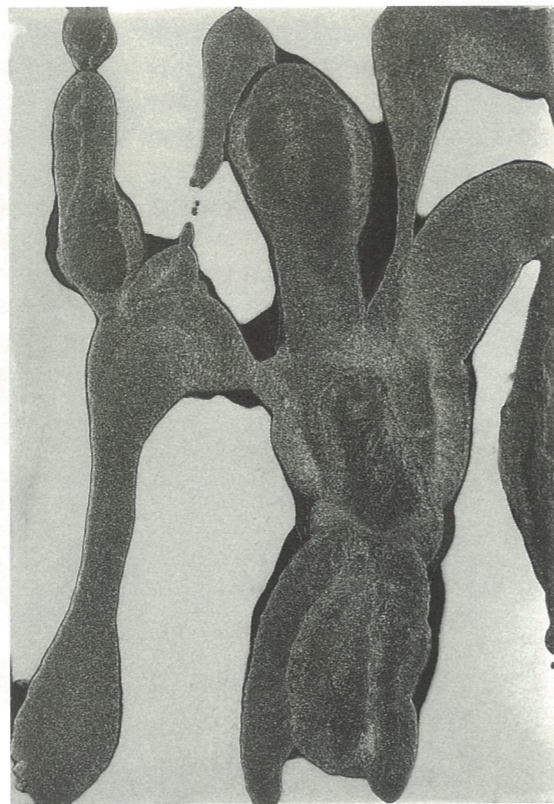
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约根·梅耶在尝试着用各种手段和方式往画布上铺陈颜色。这个铺陈颜色的过程不是完全无意识，却是百分之百的即兴发挥，结果也是不可预见的。当然作为画作的一种举足轻重的组成因素，作为画作的基本调子，颜色的选择是由画家事先做出的，而且种类始终有限，只有绿色、橙红、紫色、灰色、白色、黑色和几种不同的古铜色（金属色）。画家选出一种颜色，在画布白色底子上和第二种或第三种颜色构成一种关系。或者是就用一种颜色，铺上很多层，完全把白色的底子覆盖起来。所用的铺陈颜色的方法有刷、拖、搓、拉、泼，等等。如果用了两种形成对比的颜色，那么它们会通过相同的笔法互相结合起来，形成网状般

了。因为面对抽象的颜色的写意感，每一位观者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所以画作在观者那里还要接着被创作下去。

到今天为止，约根·梅耶一直都在这样作画，或者不如说是在这样进行着艺术创新。当然在这方面他并不是一个独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很多美国和欧洲的画家都曾尝试过对这种所谓的“激进绘画”的探索，寻求着色彩绘画的各种可能性；即在完全舍弃具象的表现的前提下而使绘画获得一种表现力，并让观者能切实感受到它。其他人的探索结果如何，我们不尽了然。但我们知道，约根·梅耶因此于1992年参加了第九届卡塞尔文献展，2003年又被聘为卡塞尔艺术学院绘画教授。这些都是对他的不同于一般德国粉刷匠们的努力的一种肯定。

在完全舍弃具象的表现的前提下使





绘画获得一种表现力。这并不意味着画家要从情感方面打动观者。约根·梅耶并没有像马克·罗斯克那样，要让他的抽象画像一出悲剧，引逗得观者泪如泉涌。他根本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也不会像后者那样大言不惭地宣称：谁在我的画前不落泪，谁就没有真正懂得我的艺术。约根·梅耶的创作实际上只是在做一种画面肌理效果的探索，就如同中国书画中纯粹笔墨的探索。这种类比或许有助于我们对约根·梅耶们的艺术探索的意义有所认识，如果谈不上理解的话。

达·芬奇曾经说过，凝视一面斑驳陆离的墙面，久而久之我们会借助于想象力看到很多人和物的形象来。这些形象或许是恍惚的，但却让人回味无穷。而约根·梅耶也确实希望观众能把他的画作看成是达·芬奇提到的斑驳陆离的墙壁。想到我们中国人千百年来总是津津乐道地谈书法中屋漏痕的效果及它对提高作品意境和品味的作用，我们也许能够勉强同意画家的探索并非毫无意义。

有批评家曾经提到，直到透纳、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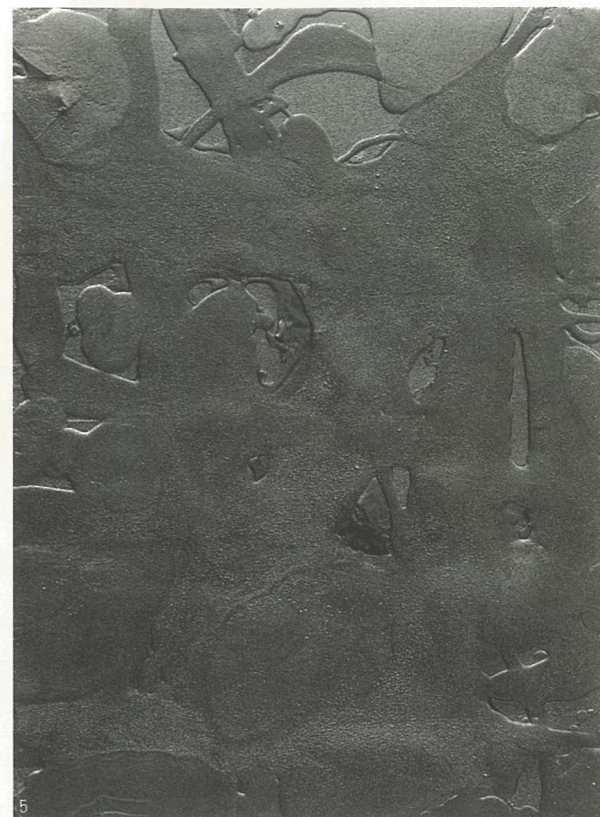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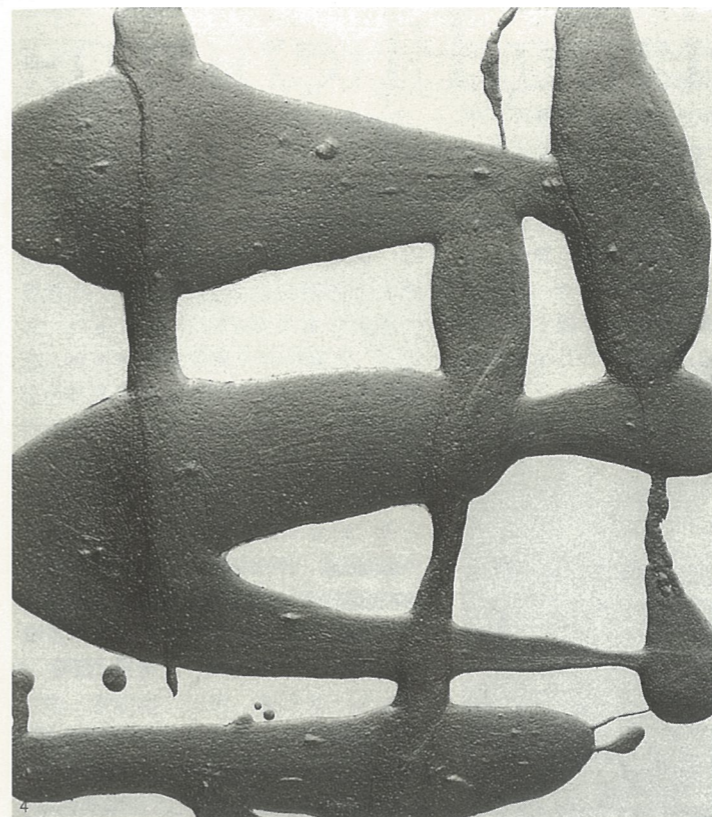
- |          |       |
|----------|-------|
| 1、铜牛     | 油画    |
|          | 约根·梅耶 |
| 2、路易瑟    | 油画    |
|          | 约根·梅耶 |
| 3、银白2号   | 油画    |
|          | 约根·梅耶 |
| 4、铜白1号   | 油画    |
|          | 约根·梅耶 |
| 5、铜银浇筑3号 | 油画    |
|          | 约根·梅耶 |
| 6、无题     | 油画    |
|          | 约根·梅耶 |



斯泰布尔及印象派艺术家们的出现，欧洲绘画才开始追求表现画面的流动感。约根·梅耶在绘画上的探索，其意义就在于以完全抽象的方式来表现这种流动感。“我在注视着画作的形成，在注视中我让自己的画作形成。”联想到画家对自己创作手法的表述，我们可以这样来形容其绘画创作：以一种即兴的方式获得一种意想不到的视觉效果，以一种痛快淋漓的行为过程把酣畅的流动感永久

地凝固在画布上。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想一下所谓的张旭的古诗四帖。

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比喻并不恰当。约根·梅耶的艺术是绘画，张旭的狂草是书法。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书法看成是一种全抽象的绘画呢？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的书法本来就是抽象画，因为他们并不能像我们一样读懂文字。或许我们会说，书法中有一种美感，而约根·梅耶的画却看不出有任何的美



或对美的追求。要知道这位画家本来就没有要表现美，而是要“创造艺术”。习惯于抽象思维（分裂思维）的西方人会吧美和艺术区别开来，也只有他们才会创造出完全抽象的绘画，尽管更早地主动追求绘画表现抽象性的乃是我们中国的画家（确切地说是我们的文人画家）。

于是我们不妨再大度一些，承认约

根·梅耶的绘画和我们中国文人的水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我们画中国的水墨画时讲胸有成竹。但是既然约根·梅耶并不画竹子之类的实体，所以对他就不需要提这样的要求了。想到他事先已经决定用哪种颜色，用哪种运动方式来铺陈颜色，我们或者说，他在作画时已经达到了胸有成竹的境界。无论如何，约根·梅耶没有像绝大多数的德国粉刷匠那样，以把墙面——这里是画布——涂成均匀的白色为能事。所以我们最后不得不承认，约根·梅耶确实是在通过自己的绘画反对人类社会的“异化”和“数字化”。

说到底，我们并不需要理解和欣赏约根·梅耶的绘画艺术。我们甚至还可以惊诧于他在事业上的成功。因为很久以来约根·梅耶就靠绘画和教授绘画为生。他曾经从事过具象绘画的创作。然而最终给他带来名利的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他的这些抽象色彩绘画。要探究这些作品背后所隐藏的深刻意义是不可能的。它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深刻的意义。如果你问约根·梅耶本人，他只会劝你看他的作品，自己寻找一种体验。

而为约根·梅耶写文章的那些西方艺术批评家除了用文字描述一下画家涂抹颜色的种种尝试，也只能根据自己注视“屋漏痕”时所产生的视觉上的幻象来简单地谈一两句所谓的理论心得。约根·梅耶的绘画能给我们的学生的一点启示或许只是努力捡漏，然后坚持不懈，贯彻始终。另外还要做好心理准备：并不是所有的涂鸦都能最后被承认为艺术创新的。

如果约根·梅耶的绘画艺术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至少约根·梅耶作为一位绘画教授的存在却是有着现实的意义。自从他来到卡塞尔艺术学院后，已经收容了数位中国学生在他的画室中学习。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他不久将成为这所古老的艺术学院中唯一的绘画教授，我们就会知道，将会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投到他的门下。画家们总是喜欢认名师。如果约根·梅耶还不上名师，他的老师博伊斯的名字还是如雷贯耳的。不过有志到德国取经的中国学子们不必都来找约根·梅耶教授。博伊斯的学生，尚健在人世的实在是太多了。要认他做师祖，并不是难事。